

止齋叢稿

陳永正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泚齋叢稿/陳永正著.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306 - 04078 - 7

I. ①泚… II. ①陳… III. ①社會科學—文集 IV. ①C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1) 第 244657 號

出 版 人: 祁 軍

策劃編輯: 章 偉

責任編輯: 章 偉

封面設計: 林綿華

責任校對: 劉麗麗

責任技編: 黃少偉

出版發行: 中山大學出版社

電 話: 編輯部 (〇二〇) 八四一一一九九六, 八四一一一九九七,
八四一一三三四九, 八四一一〇七七九

發行部 (〇二〇) 八四一一一九九八, 八四一一一九八一, 八四一一一一六〇

地 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一三五號

郵 編: 五一〇二七五 傳 真: (〇二〇) 八四〇三六五六五

網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廣東九州陽光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務分公司

規 格: 七八七 mm × 一〇九二 mm 十六開 三五印張 七四五千字

版次印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定 價: 壹佰貳拾圓

如發現本書因印裝質量影響閱讀, 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南武山川指顧中通

天懷地木棉紅鯨波浩

蕩椰洋紅獨倚天南

第一峯

辛巳暮春卷屏星嶺



輟棹復悲歌。悵望青楓浦。欲使
人愁何事。歸已無路。昏。雲。水。
唯有閒鷗舞。獨無言。隱思君。澹
容興。神遊天末。正見長鯨怒。
胸底千年穢滅。一快須吐。排空
浪駭。塵世渺。何許。驟驚回。意茫
茫。終誰訴。千年調詞。

北江晚望

陳永正書



穠華已負爭心番君住喚
取去年花上雨滴向哀箏
斜柱 彈未竟已淒迷啼紅
恰送春歸燕子乍窺芳籬
戶畫堂深此沾泥

清平樂

辛卯年



卷三 龍溪二集

茂名陳永正著

了了

月夜重聽夢鶯啼五嶺春
幾時花作雨
一別事如塵了
成今日悠
誤此身
年江畔立
悔不逐行雲

紀夢七首和定盦

仙蝶飄蘭燼
年光忽滿林
魂升方汗漫
肩還宛清揚
眾女深
妒重
爲葵
亡誰

泚齋叢稿序

作為一位學者、詩人、書法家的陳永正，也許可以說是最後一代的傳統文人了。他曾自嘲地說過：“一為文人，便無足觀。”又說：“能為文人，亦是幸事。”數十年來，永正能優游自得地徜徉於書林藝苑中，也算得上是個“異數”。如今，他那滿頭的銀髮，典雅的唐裝，從容的步履，已成為康樂園中的一道風景了。

永正在學術領域馳騁三十年，近欲駐足回顧，對已有成果作一梳理，編集出版。由於永正的研究領域涉及古文字、古文獻、嶺南文學文獻以及詩詞、方術、書法等多個方面；成果形式有專著，有論文，還有大量的文學創作，很自然的形成了本書區別於林林總總的“自選集”的一種特色：除了一些“正規”的論文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文章以及文言文、小說、新舊體詩詞。它體現的不僅是所謂的學術成果，更重要的是展示了一位傳統文人豐富的精神世界。我相信，在讀到本書後，不同的讀者群都會得到有益的啟示。

永正之真正進入學術界，是從古文字學開始的。雖然他專事這一領域研究的時間不長，但留下的成果都頗具影響。其學位論文對兩周金文聯結詞及語氣詞的研究，《上古漢語史上劃時代的標誌——春秋載書》對上古漢語發展史的分期之論定，對語法學界及古文字學界均有重要貢獻。前輩學者趙誠先生在《二十世紀金文研究述要》一書中，花了數千字的篇幅評述《兩周春秋銅器銘文中的虛詞》一文，足見此文在學術上的價值。

永正多年來編撰的各種詩詞選本、箋注本，亦頗受學界關注。文學史家王起先生曾將其特點歸納為二，一是“充分掌握材料，把作家放到一定歷史背景下論述”；二是“兼擅詩詞創作與評論，因之在評論中亦每多獨得之見”。程千帆先生亦稱“陳先生是一位學者兼詩人，故所作古代詩歌選注，時有勝義，不僅疏解典實語詞而已”。永正不少評論詩人詩作的文章，也多具這些特色。

永正二十多年來主要從事的工作是嶺南文獻的整理與研究。他為“廣東地方文獻叢書”、“嶺南叢書”、“嶺南文庫”校點、審閱了大量文本，主持《全粵詩》、《嶺南文學史》等重大課題。他所撰寫的《嶺南詩歌研究》是當前全面研究廣東歷代詩歌的重要專著。作者雖沒有在書中建立一個人們常說的“理論架構”，但每一章節，都給讀者指出具體的研究方向，並將自己下了苦功從浩繁的嶺南典籍中爬梳出來、憑個人敏銳目

光發現其價值的珍貴材料呈獻給讀者，讀之確實“如入寶山”，“稍加留心，便不至空手而歸”。

在書法理論方面，永正亦頗有建樹。《嶺南書法史》是當代唯一的區域性書法史專著，在書學史上的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國書學史上的雅俗論》等多篇論文，更是其數十年從事書法藝術探索的心得。永正向重雅俗之辨，反對欠缺法度或是拘於成法的俗書，反對盲目模倣與程式化、刻意造作與狂怪、軟媚與趨時。永正對“現代書法”持批評態度，由於他對有關問題作過認真的嘗試與探索，是在對其內裏乾坤有深切瞭解後才跳出來的，因此，批評更切中要害。《當代書壇的困惑——現代書法小議》一文，對“現代書法”的評論就頗能入木三分。

永正還參與了一系列的辭典編著，任《中國方術大辭典》主編、《中華道教大辭典》副主編兼分科主編，撰寫了大量辭條。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詩、宋詞、元曲、元明清詩等鑒賞辭典撰寫了五六十篇賞析文章，可見其敏銳的藝術感受和鑒賞水準。

本書還選錄了多篇文言序跋。在今天，能寫出“純正”文言文的學者恐怕已不多見了。

永正的詩詞，在國內詩詞界久享盛名，祇是由於現當代文學研究不管舊體詩詞，古代文學研究不管當代作家，加上他的創作又為學名所掩，以至未能得到應有的學術關注。他的舊體詩風格超拔，寄興深微，程千帆先生於寒冬讀《訛齋詩詞鈔》而謂“勝得醇酒數升，胃腸皆暖”，“久廢吟事，惟睹佳什則愛賞不能釋手”，孔凡章先生稱其“風韻飄灑，才情掩映，擬之現代儕輩之作，訛齋詩詞得不謂為絕代風華、遺世獨立者乎！”他的新詩也被譽為當代文學不言愛情時代的愛情詩，“文革”後期最早的朦朧詩，從形式到內容都堪稱“前衛”。

尚值得一提的是永正的小說。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他所作的十餘篇小說，手稿在朋輩間傳閱，均詒為奇作。跟他的新詩一樣，這些小說的思想與手法都是非常“前衛”的，祇是嘗試僅一年，便放棄了這方面的探索，不無可惜。

近十年來，永正出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廣東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廣東書法院院長等職務，在社會上，其書名遠遠超過學名、詩名。他嘗戲言“百無聊賴以書鳴”，其實，能詩擅書是大學文科的傳統，我們倆的業師容庚、商承祚二先生都是當代著名書法家，也都曾任省書法家協會主席。永正接受我的建議，在本書中加插彩頁，俾讀者一睹其“古雅清剛”的書法風貌。

我與永正相交近半個世紀。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同學於嶺南詞家朱庸齋先生的分春館中，七十年代末，又同在中山大學容、商二老的門下，相知甚深。近日，他來電囑我為其自選集作序，我是不能、也不敢推辭的，謹依此集編排順序，略述其成就如上。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日張桂光於華南師範大學

目 錄

文 集

古文字論文

- 釋 𠄎 (3)
- 西周春秋銅器銘文中虛詞的研究 (6)
- 上古漢語史上劃時代的標誌——春秋載書 (38)

詩詞論評

- 略論黃山谷的詩法 (44)
- 澹歸詞略論 (53)
- 王國維詩詞略論 (62)
- 為白居易討回公道——與鍾叔河、舒蕪二先生商榷 (74)
- 李商隱《藥轉》詩與唐代煉丹術 (77)
- 讀《清詩流派史》 (79)
- 《紅樓夢》中劣詩多 (81)
- 當代詩詞的衰落 (85)
- 當代詩詞呼喚著文學批評 (88)
- 詩詞誤注例釋 (91)

嶺南詩文述論

- 嶺南詩述略 (102)
- 粵詞概述 (118)
- 南園詩歌的傳承 (125)
- 略論康有為梁啟超的文風 (141)
- 流離百詠——史詩式的抗戰長卷 (146)
- 枕秋閣詩詞略論 (152)
- 略論《分春館詞》 (164)

藝文雜論

文史小考數則	(169)
“逢占”、“逆刺”小考	(169)
紅豆春秋	(171)
《全唐詩》誤收的一首七絕——唐溫如的《題龍陽縣青草湖》	(172)
“處處煮茶藤一枝”解	(173)
張仲謀生平小考	(174)
《白沙先生詩近稿》校讀小記	(175)
屈大均別名小考	(176)
康有為《蝶戀花》詞辨	(177)
《談藝錄》辨正一則	(178)
王國維的兩首佚詩	(179)
詩書琴印妙絕嶺南——記廣東省文史館館員莫仲予先生	(181)
容庚先生在嶺南文獻研究上的貢獻	(183)
詞人論詞 精闢獨特——評朱庸齋《分春館詞話》	(187)

書法論評

中國書學史上的雅俗論	(189)
當代書壇的困惑——“現代書法”小議	(208)
當代書壇反思之餘的幾點思考	(211)
廣東書法述略	(219)
康有為書學淵源與康門書家	(226)
商承祚先生的書法和書論上的成就	(238)
饒選堂先生書法略論	(242)
讀草書狀態——觀葉燿才先生“新”書藝	(246)
國寶級的藝術品——張旭《古詩四帖》與宋徽宗《千字文》	(248)

序 跋 信札

容庚書法集序	(250)
歷代七絕精華序	(252)
歷代五絕精華修訂本序	(253)
當代百家詩詞鈔序	(255)
聽雁扣舷集序	(257)
抹雲樓詞序	(258)
無名樓詩詞選序	(259)

目 錄

疑悔集自序	(260)
聖地靈光序	(261)
關振東自書詩聯序	(262)
何永沂對聯選錄序	(263)
山谷詩注續補跋	(264)
跋李曲齋行草書札	(265)
題記數則	(266)
留花庵詩集題後	(266)
題點燈集	(266)
何永沂集句聯錄書後	(267)
題平貴別窩圖	(267)
題林樹榮貓戲圖	(267)
高劍父無為橫幅題後	(267)
毛公鼎拓片題後	(268)
廣東書法院記	(268)
飛來峽水利樞紐工程記	(268)
國朝詩人徵略校點本後記	(268)
再 記	(269)
信札數則	(270)
致程千帆函	(270)
致張桂光函	(270)
致張旭光函	(271)
致戴偉華函	(271)
磨盤拾翠序	(272)
水雲軒集序	(274)
溫以才水彩畫冊序	(276)
四庫全書術數類叢書今譯相書篇序	(277)
沈氏玄空學序	(281)

小 說

電話	(284)
最後一次月蝕	(289)
山雨前	(294)
復活節之晨	(300)
鴉巢	(306)

尋仇	(314)
土偶神	(316)

詩集

訛齋詩

卷一 赤明集	(321)
卷二 龍漢初集	(342)
卷三 龍漢二集	(378)
卷四 開皇集	(394)
附：贊 銘 對聯	(424)

訛齋詞

卷一 延康集	(428)
卷二 赤明集	(454)
卷三 龍漢集	(478)
卷四 開皇集	(500)

詩情如水

年表	(539)
後記	(543)

文

集

古文字論文

釋 𠂔

《殷虛文字乙編》七七五一片有一對貞卜辭，辭云：

癸丑卜，爭貞：𠂔 缶於大……。

癸丑卜，爭（貞）：勿 𠂔 缶於大……。

“𠂔”字前人未釋，《甲骨文編》收入附錄（下一五·五四八七）。我認為“𠂔”即“復”的本字，隸定為“𠂔”，“復”字從此。𠂔，是古復穴的象形，正中的長方形象窖穴的本體，兩頭的小口是出入處，設有腳窩或臺階。復與穴亦為一物，𠂔，是復穴的平面圖（俯視），𠂔，是復穴的側面圖（剖視）。𠂔兩端的孔道猶𠂔兩旁的通口。

復，甲骨文作“𠂔”，金文作“𠂔”，小篆作“𠂔”。《說文》：“復，行故道也。從攴，畱省聲。”注：“攴部又有‘復’，‘復’行而‘復’廢矣。”《說文通訓定聲》謂：“從𠂔省，會意。凡重、再意為此字之轉注，今皆以‘復’為之。”陳邦懷先生同意朱氏之說，認為“復，當是從𠂔省，許君說𠂔字曰：‘從回，象城郭之重，兩亭相對也。’”^{〔一〕}然甲骨文𠂔所從之𠂔，與𠂔（甲骨文作𠂔、𠂔等形）形體迥異，亦無“兩亭相對”之狀，李孝定先生謂“𠂔從𠂔，疑象器形，下從攴無義，當以𠂔為聲符”^{〔二〕}亦非。

復，經典作“復”。《詩·大雅·綿》：“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氏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土，指地下掘出來的泥土，復培於穴旁，故稱為“復”；壤，指地下未經掘動的泥土，穿穴深入，故稱為“穴”。是以復與穴皆為土室。陶，與“窰”通。復，經典又作“複”。《禮·月令》孔疏曰：“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復，經典又作“復”。《說文》：“復，地室也。從穴，復聲。《詩》曰：‘陶復陶穴’。”故復、復、複、復皆通。

復穴之制，已為近世考古發掘所證實。一九三三年在安陽殷墟發現大量的窖穴遺跡。胡厚宣先生說：“大而淺者為穴，小而深者為窖，都是挖入地下的遺存。”“窖則以

長方形者為多，圓者次之。”“小而深的窖，兩邊有腳窩可以上下，大而淺的穴，間或有臺階。”^[三]郭寶鈞先生指出：這些窖穴，長方形，長二公尺餘，寬一公尺餘，深度淺者僅為一點五公尺，在地面上加培低牆，應稱為“復”。^[四]從殷墟發掘的資料中，可以想像到殷人建築復穴的情況：先在地上挖個長方形的坑穴，在坑邊培築低牆，兩牆間架上橫木，然後把掘出的泥土復於其上，這便成了中空的穴。穴的兩頭通向地面，作為出入口和通氣透光口。甲骨文的𠂔字，給我們提供了一幅殷代居民生活的生動寫照。𠂔所從之𠂔，乃人腳的象形，表示人從地穴的一端出入。故“復”字的本義應是出入復穴，引申之則有重複義。《說文》云：“𠂔，行故道也，從𠂔，畝省聲。”其說有誤。當云：“復，行故復也，從𠂔，從𠂔，𠂔亦聲。”至於《甲骨文編》附錄下三八·五九三一的“𠂔”字，疑為復之異體。從𠂔，從復。隸定為“厦”。𠂔，山厓之象形，指明復穴建築的所在。

復，即“復”。《甲骨文編》卷二“復”字條說明：“卜辭用復為復”，實“復”為初文，“復”為後起字。《說文》：“復，往來也，從彳，復聲。”往來，正切“復”的本義。甲骨文中有關行走動作的字，後每加“彳”旁，其義不變。故“復”字應釋為：“往來也，從彳、從復，復亦聲。”

故曰：𠂔，地室也，象形。名詞。後世以復、復、複、覆為之，而“𠂔”之本義遂湮。耐比盪銘中有“𠂔”字，舊釋作“良”，此字實為金文𠂔（復）𠂔（復）等字所從，應釋為“𠂔”。

現在再回過頭來看《殷虛文字乙編》七七五一片的對貞卜辭。此為武丁時所卜，有貞人爭可證。貞問的內容是“𠂔 缶”還是“勿 𠂔 缶”。缶是殷代的方國名，後一·九·七辭云：“丁卯卜，殺貞：王章缶于𠂔，二月。”𠂔，方國名，地在今山西省臨猗附近，缶的地望亦當在晉南，距𠂔不太遠。陳夢家先生曰：“甸、缶一字，疑即陶，……陶城在薄阪北。”^[五]即今山西省永濟蒲州附近。殷王朝對缶曾多次征伐，屢見於卜辭，如：

子𠂔伐基方、缶	(乙·二一〇八)
乙酉卜，王章缶，受又	(粹·一一七六)
我伐缶	(珠·四六三)
多臣伐缶	(乙·二〇〇〇)
雀弗其隻缶	(乙·六七〇二)
伐缶	(存·六三九)

對缶曰“章”、曰“伐”、曰“隻”、曰“伐”，皆撻伐俘獲之辭。“𠂔 缶”其意當與“章缶”、“伐缶”、“伐缶”相近。𠂔，隸定作“𠂔”，後起字為“復”，在此當假為“覆”。《說文》：“覆，𠂔也，一曰蓋也。從𠂔，復聲。”引申則有敗亡之意。《禮·緇